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

說苑卷第十一

鴻嘉四年主用已來讀本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漢沛郡劉向著
明新安程榮校

雜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滿以送之寶之珠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

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柰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强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荊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荊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荊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問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問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

老無徧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
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
得壽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
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
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
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
良富家子有脩(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
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賴擾百姓如是臣
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

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祖)然則
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搖)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
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鬲)而獻之於廿泉宮群臣賀
上壽曰陛下得周鼎(鬲)待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鬲)上
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鬲)群臣皆以爲周鼎(鬲)而壽王
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
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
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

所不通上天報應閎爲周出故名曰周閎今漢自高
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
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閎於彭
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
乃漢閎非周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
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
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
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
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
車驂亦呼車御附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
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
轡銜銜御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
必逢大敵下車免劒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
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
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
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
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

另起

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
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
言矣王曰諸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
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
狀何若應曰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
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
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
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
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
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溥矣尚
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礬韓氏之盧
天下疾狗也見兎而指屬則無失兎矣望見而放狗
也則累世不能得兎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
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
隅爲之崩城爲之陁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

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劒而築於秅傳之城武丁夕夢

旦得之時王也窗戚飯牛康衢擊車轄而歌桓公得之時彊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彊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後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劒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

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翦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之言辯也鄰之鬬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曼膚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劒履縞舄立于遊水
之上大夫擁鍾（鍾）鍾縣令執將（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
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
臣願把君之手（把）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
遷延（遷）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晳之汎舟於
新波之中也乘青翰（翰）之舟極芮芘（芮）張翠蓋而檢（檢）犀尾
班麗桂（桂）枻（枻）會鍾鼓之音畢（畢）榜枻越人擁楫（楫）而歌歌辭
曰濫（濫）兮抃（抃）草濫（濫）予昌（昌）州（州）州（州）鴈（鴈）州（州）焉乎秦胥
胥縵（縵）予乎昭澶秦踰（踰）滶（滶）惾（惾）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
知越歌（歌）子試為我楚（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譯）乃楚（楚）說之
曰今夕（夕）何夕（夕）今搴（搴）中洲（洲）流（流）今日（日）何日（日）今得與王子（子）同
舟（舟）蒙羞（羞）被（被）好（好）今不訾（訾）詬（詬）恥（恥）心（心）幾（幾）頑（頑）而不絕（絕）今知（知）得王
子（子）山（山）有木（木）今木（木）有枝（枝）心（心）說（說）君（君）今君（君）不（不）知（知）於是鄂（鄂）君（君）子
晳乃（乃）榆（榆）脩（脩）袂（袂）行（行）而擁（擁）之舉（舉）繡（繡）被（被）而覆（覆）之鄂（鄂）君（君）子（子）晳（晳）親
楚王母弟也官（官）為（為）令（令）尹（尹）爵（爵）為（為）執（執）珪（珪）一（一）榜（榜）枻（枻）越（越）人（人）猶（猶）得
交歡（歡）盡（盡）意（意）焉（焉）令（令）君（君）何（何）以（以）踰（踰）於（於）鄂（鄂）君（君）子（子）晳（晳）臣（臣）獨（獨）何（何）以（以）不
若（若）榜（榜）枻（枻）之（之）人（人）願（願）把（把）君（君）之（之）手（手）其（其）不（不）可（可）何（何）也（也）襄（襄）成（成）君（君）乃（乃）奉
手（手）而（而）進（進）之（之）曰（曰）吾（吾）少（少）之（之）時（時）亦（亦）嘗（嘗）以（以）色（色）稱（稱）於（於）長（長）者（者）矣（矣）未（未）嘗

過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匕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
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
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
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
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詘折厭壟於窮巷無所
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生離遠赴絕國無復相
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慼盈
匈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
固無樂已□□若是者臣一爲之徵膠援琴而長太息
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夏寨
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詔諛燕則
鬬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綵色以淫目流聲以
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
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
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
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
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

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之連五國之約南面而
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
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
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
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
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
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竪子樵採蕘
者躅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
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
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
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
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忘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
曰敢聞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曰吾
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
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
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
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

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薳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彎弓盭矢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甯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辯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馬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薳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敦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逵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僇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

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令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

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柰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奏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

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禄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又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周曰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處者不得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旦夕矣（旦夕一作朝夕）得子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今周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禄而不極諫近

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

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殁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效二人之尸以

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

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鍾）而撞之以梃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梃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而）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

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外欲臣文公因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

結尾前空一行

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言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摯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摯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摯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庶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對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第十一終

鴻嘉四年主月屯衆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

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
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檀生事春
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檀生事春秋譏之
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
君無危而檀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詁故易無通
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
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
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
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
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
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
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
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
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
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
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

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
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
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
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
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
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
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君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
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

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
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
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鄢陵君也夫鄢陵君
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
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
曰王臣不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
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
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
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

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揣厲於天下無怒卽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卽案七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馮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徙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縲北犬

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縻比犬敬上洎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斤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簪纓視衣盡顛倒太子

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舍人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柰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

相曰爲之柰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
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
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
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
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
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
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
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
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

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忽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若
若類失亡國百姓殘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
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
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
相與出周南門刻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
令其罪若此刻羊矣臣之君固以刻羊不懼矣不然
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
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柰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

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
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
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
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
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
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
楚霸王諸侯皆屬（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
下卒誅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内平定此非
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

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
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
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
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
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
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
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
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

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踦踔山海之間辟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焉仕者曰冠雖敝(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矍(躩)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以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慚(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兌之州乃處海畱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蛟)龍又與我爭焉

是以翦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
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
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
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
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侯令逐韓
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
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
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憱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
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
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以諸侯
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
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憱然避位矣王曰吾
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
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麁事不能者必勞大事
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負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
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

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倮而訾
高概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俎削晏子不剖而并
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
者不(桃)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
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荊荊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
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
過王而行於是荊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

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
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友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
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
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荊而盜得
無土地使之然乎荊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
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
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
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

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戲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歐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滒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

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刀)敦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敦(勃)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荊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廬)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秃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稍矣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童(章)童(章)者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遽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衆也元者善之始也渙其群元吉渙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

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沖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絶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十九日爲夏麻元旦竟日大雨閒窗校此不覺自晨至莫泠淡生涯亦甚有味 欣夫

說苑卷第十三

鴻嘉四年主月已來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勿輕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故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

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
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
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
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
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
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
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
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龍興於朝其四
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

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
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溢謙平則慮
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
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可以之死可以之
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事之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
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
也其知一作其言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舜有孔丘吾殺此二人則

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舜任之以政而殺之
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
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
也孔子曰夫澤鳴犢舜任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
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
故丘聞之剖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
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
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

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
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
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
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
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
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
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
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

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曰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甚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曰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

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壹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

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
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
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
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
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
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
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
踦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
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
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
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嘻田邑而禮之
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
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
人與之極諫之亡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諫者
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
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
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賦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灟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臼竈生蠶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弃（棄）美利而偕約爲難不可成之事且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

十七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朱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

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後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荊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審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鄰

窺墻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墻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墻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

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墻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殁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曰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

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扳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

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

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
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
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棄）之夫亡者豈
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
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
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入之右人必害之
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
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
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
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
書者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埃傍有積薪客謂
主人曰曲其埃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默然
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
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
次坐而反不録言曲埃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
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
宜防絶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

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
察客徙新曲埃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
使人賜徐福帛十匹稱病不拜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
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
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
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
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
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
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
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
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
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
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
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
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使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
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禮彼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爲不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還諸侯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寧寧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栢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之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

罷勞死知不贍令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
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珠異是聚夫
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
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
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
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
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
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
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
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
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
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
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
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

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雷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卜而龜燋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燋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荊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燋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燋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

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
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
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
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人大敗
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
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
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
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
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
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
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
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
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
服仁人不以餓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
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蒲澤靈公未喋
盟成何涉他挍靈公之手而樽之靈公怒欲反趙王
孫鞅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

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
百姓必怨君因友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
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
無道友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
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
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
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賛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謀
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乎大
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
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
高夫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
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
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
吳若蜂蠆然不弃毒於人則不靜余恐弃毒於我也
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舜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

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太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焉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十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

愚陋願委質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碁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碁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遂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舍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泜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涉而從子子上卻因令音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

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恐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恒過五乘愼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提行另起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

平錢遵王校本作乎

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撣鄶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狐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不知桓公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鄶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堉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桑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慙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說苑卷第十三

十九日燈下續校

昔與冒鶴亭先生論校勘之學先生曰校勘古書如開礦然日日發掘所得皆泥沙土石固不足奇乃一旦獲精金美玉然後大快此卷第三葉北宋本有而殃其廟爭子六字此所謂精金美玉也喜而識之己卯年二月十九日王大隆

昔與冒鶴亭先生論校勘之學先生曰校勘古書如開礦然日：發掘所得啙泥沙玉石固不足奇乃一旦獲精金美玉然後大快此卷第三葉北宋本有「而殃其廟乎六字此所謂精金美玉也喜而識之己卯年二月十九日王大隆